

增廣四書題鏡味根錄

竹

憲問恥章

憲問章

孔注：此章也。邦有道，食其祿也。若無道，在其朝，食其祿是恥也。按：此章言，邦有道而貧賤，為可恥則有羞之義。反不足恥也。明矣。無道而富貴，為可恥則有羞之義。反不足恥也。明矣。無道之假之，足為恥也。又明矣。以經解，經最為允當。考證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憲問字一。時並記二事。仁則章知也。

或問四者以爲不知其仁及類乎問仁即告之克己何也。類氏注：陽曰：己是克

四書題鏡

兩示以可恥之事。本文語氣只平平，若說見人貴有爲，守自須乎重，似不必著。迹低昂，但後註側重有這一邊，因憲不患守不足而患才不足，故告之見恥之在俗情者易知，而恥之在小廉曲謹者難知。全爲原憲下誠，則事亦妙。憲非問外來，蓋是問心之愧，作當與內省參看。邦有二句，兩般字須寫得，心行徑迥然各別，方不混全。要透得恥字，起若輩出恥也二字，則雙承上二項，須有截法。如照註抑揚重有，道邊須有事法。

四書味根錄 論語卷十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章

此廣原憲以有守之學而進於有爲也。白文平列而爲憲言，則意專注有爲一邊耳。四書鏡取之在俗情者易知，而恥之在小廉曲謹者難知。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問：憲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不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

而但知食祿，苟恥也。此依本文，語氣平說，憲猶介，是有執守，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

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憲之猶介，至此顯見。介士也，以恥爲問，其所重可知矣。夫子告之曰：恥之爲

獨善也，而或當有道之時，不能不有爲，而但知食祿，與夫無道之時，不能獨善，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有所不爲，此一問，深特發實夫子

善而但知食祿，均之可恥，無所爲低昂也。蓋因其所明而進之，有爲無爲，以言其志，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爲於世，只小

廉曲謹，得是事亦是可恥。精言只一穀字，總言之曰：食祿然，須寫出，有道不能不有爲，與邦無道不能獨善，兩般情事，只一樣心腸

故皆以恥也。目之困勉錄，不能有爲，即未達有道而可恥者，固在不然，則沮溺一輩，可以免恥，即未嘗受祿而可恥者，仍在不然，則樂

許一輩，可以免恥。高蘇生古君子規模宏博，享人一日之奉，即任人千秋之事，而苟僅報稱，自負於無素餐之誣者，局量總不出於

穀之中。古大人意致悠深，處可進可退之閒，雖有治無亂之計，而苟斤斤趨避，自堅其不爲受之節者，識見終未適於穀之外。勸學

錄有道無道，但知食祿，然後爲恥。若有道能建立，無道能維持，不

可概以辭祿爲賢也。以有爲爲入無道中，兩向平看，似更高渾。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於怨，恨即忿也。欲，貪欲。

仁者，自無克伐怨欲，不仁之人，則有之，而必行，憲以猶介之姿，力爲忍之，故四書通分言則四字對互，有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

獨能不行，然於仁者不遠之復，允之莫未之識也。乃遂以是爲仁，而問焉。蓋也。怨欲，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四件又是一件病

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於伐不遂，其所欲則忿恨，按例當照注四平爲是。不行，兼遂念一時強制說。味

可以爲仁矣。口角分明，誤認此爲仁，故語類謂憲之所少，先在窮理一層。克伐怨欲，皆心之累，須從根本上除治，不行只是過殺得住。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

四書題鏡

○憲問章 此廣原憲以有守之學而進於有爲也。白文平列而爲憲言，則意專注有爲一邊耳。四書鏡取之在俗情者易知，而恥之在小廉曲謹者難知。

是哉斯語

懷居章

伐惡欲之根
克伐惡欲是
已之枝葉上
檢點方且東
滅而起何時
可了從根上
斬斷一切沾
染不得其兩
下相去正是
天淵

邦有章

此是言行之因時制宜也是泛論君子處世之道不指在位之臣說言行是立於大端須先提出分分出時之有道無道來應體平正一說連章重行一連君子處有道困言行俱危即無道亦行危而不變所遇者持言語之間耳亦有識○危非矯激說也○言所當言而非流俗之所能言為所當為而非流俗之所能為故曰危言不處常理之外亦不足為君子之有意於危也君子自安常處順自世俗要顯見之則以為危耳避亦非阿諛去處有心避禍也但剛以柔用婉行其直耳如孔子對子孫陽貨語亦是理當如此勿似貶道

危言危行

孫氏星衍正

也釋此為長

孫云行以持

身終無可變

之理言以應

世自有當孫

之時言孫者

正所以善用

其危行也宋

新法之行程

明道謂魯蒙

子曰

邦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章全

子曰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而章全

此見為士者當心無所繫也須更提士字四書錢氏於士懷居則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居則瞻顧總安能發憤有為耶不足為士也

不勇而勇自存此不必之於言勇而人之於德仁也兩不
必下得虛活有無不可須玩註兩或字若斷然無德無
仁亦非語氣○上為德仁之言勇下句之言勇未必有德
仁須與上句之言勇有別德言是華實之辨仁勇是理氣
之分仁者句仁者克己時是勇之體任事處是勇之用
以剛為體以義為用須動得仁者本領透則所以必有勇
之故不須另求勇字全從仁字看出使與下勇字不同

南宮章

此嘉南宮之尚德存其說而書贊其人馬造之問是言力
不足恃而德有可貴已信得大意及但福善禍淫之報應
聖人所不計故不答而立命之學不必之於天而必之於
己者德也達知德之足尚與舉世之高力者大異矣故既
出而又贊之不要將不答與贊詞一直看了○拜吾四句
拜昇禹稷亦舉福善禍淫之最著者言攷古之意自有在
而題面只似閒閒評論口中未嘗橫起議論文有議論皆
出而仍不失閒論口氣至末遂設問本旨看○昇豎舟盛
舟與上善俱俱對下躬稼看為惡意即在善射豎舟內須
借豎舟說破奸雄心事切界之時勢舉豎之肺腸方是代
字訣方是化俗為雅之法○禹稷句一平水上二播百穀
二者相須故皆曰躬稼須將躬稼截住再轉而字乃有意
但躬稼配上善躬豎舟之力說則躬稼正言具有德處須
即藏個德字故大子孰其尚德若以窮約微賤者起有夫
下似未得旨荆川文用無心於天下跌起自住○不答句
不答之故照註昇昇比當時高樓比孔子自碩或云遠自
論古何豫大子即指大子亦何難答據此則註意亦未可
泥或云奸雄老死聖賢圖窮天道不可知故不答據此則
似貶取南宮矣大子贊美之意看來尚德者與高力者亡
自屬自然不易之理無可贅言遠之問所謂直陳之而是
非具在也子之不答所謂待其事而義已明也作忘言默
契講既不嫌於傷時亦不嫌於自任與註意未嘗不合餘
說俱可刪若下這出之意亦即不答之意也俱宜寫意不
寫面○君子二句許其人即所以是其言也君子是因其
言而定其品尚德是因其言而察其心但上句虛下句實

必有德也仁者必勇子曰立德之人斷不立言然德蘊於中甘苦皆閱歷之餘發而為言自然親切有味蓋立誠之業即具勇而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言特其英華也若有言之士或溫厚和平長於議論耳其能必其中之有德乎人亦勉於修德可矣好仁之人斷不好勇然仁蘊於中重遠皆必勝之業發而為勇自然見義必為蓋克己之際即其大勇而勇特玩白文俱各關不必將德仁分做時出者也若有勇之士或敢作敢為虛僞恃氣者耳安能必其中之有仁乎人亦勉於求仁可矣昂德在於中言見於外故註以中與外對仁是心無私勇是能有為故註以心與為對必有言勇須從德仁內着實動出方與下有言有勇者別仁以全其理於克己處見仁之剛決仁以行其愛於不忍處見仁之激切須知有言者之言亦言乎理非盡發便之言有勇者之勇亦勇於義非盡血氣之勇引說兩必有下得實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兩不必有下得法則言勇之非定無德仁可知陳大生有德之言非言也是理之達乎詞也即令有德而無言受乎其重而辭其所輕計猶且為之若宣有德之言而顧以德必之則弗知并言而去焉無言之害小誠於德而誤效之與誤收之之害大也仁者之勇非勇也是氣之配乎道義也即令有仁而無勇得者天下之所貴失者天下之所賤猶得擇而處焉若奮有仁之勇而輒以仁相必則吾以為宜并其勇而去之無勇特少剛決之才斃於仁而誤效之與誤收之遂使多壯問之士也錢吉士人品有真似君子當為其真者無為其似者學問有偏全君子當為其全者無為其偏者汪鯉翔言此欲修身者知所重觀人者知所尚須兼此二意不可單貼用人

南宮意旨此聖賢同一尚德之意適以德力並闕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羿五報反南宮适即南容也

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更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稟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之子所誅

別有攷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附後

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當時以力相尚幾不知有惠迪吉從

逆山之理矣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當聞羿淫於原獸而善射暴能陸地行舟恃其力覆斟灌斟鄩氏亦如覆舟之易天下莫能過矣然羿為亂臣寒浞所殺暴為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考終命焉恃力之必亡如此至於禹平水土為稼穡之地稷教樹藝降稼穡之種德之被於當時而延於後世者遠矣乃禹及身有天下稷子孫亦有天下修德之必昌又如此然則力何益於人而德何損於人哉适之意有所指而夫子默然不答不敢當也但心不敢當而說不可易故適既出夫子稱之曰即适之言而觀其行君子哉其殆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即适之言而察其心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

躬稼是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一俱字見力總不足恃意一而字見德自自有适而恃力者庶幾其或懼修德者自此其益駭哉足以致福意

适微其詞隱然絕人世儻倖念頭亦掃去盡感德意思所謂抑力伸德也夫子所以不答者只嫌傷特與自任耳想适當日進問口中雖未嘗明貶當時而尊孔子然其精神必有呈露處時解有以禍福不可定言者不知聖人只主理不主事且謂禍福總不足論又似貶南宮夫子贊美之意又有云其說已明無容答者此說較高但非集註本義至夢麟天下事有當答亦有無容答者有必須答亦有不可不必答者假令羿募禹稷之事而未有成驗也此當答者也乃羿暴禹稷之事而既有成驗也此無容答者也假令羿募而或有天下禹稷而或不得其死也此不可不答者也乃羿募而究不得其死禹稷而終必有天下也此不必答者也

适之出想亦相喻於不言之中夫子熟學者誤以為善惡不可分明附攷四書異太康荒淫無度故又贊之所以堅天下後世尚德之心也君子以品言尚德以心言君子句處尚德尚實上句引起下句

附攷四書異太康荒淫無度故又贊之所以堅天下後世尚德之心也君子以品言尚德以心言君子句處尚德尚實上句引起下句

本文別無依

然

俗連然字句

有非若田也

不得其死然

言於未死之

前擬詞也然

字喚起下文

便見得尚德

之意

章

筆解曰孔氏

注此雖君子

猶未能備仁

當為備字之

誤矣君子才

行或不備者

其美小人求

上句即引起下句尚德正足尚君子句類一直說下從若人龍起全神兩句合發題意方圓足缺一月尚德內有盡人合天之學有人定勝天之通不計及施報不感於感處上文意項在言外體合方當若若蒙上會意論便與上不答相矛盾

君子而章

此論仁之難全既有矣夫未有須發得舉君子傷小人意出不必備重君子亦不必側重小人但陳氏謂此意深惜小人之愚美本心語誠似則重小人則求君子正以深絕小人又有主此應試者原評構為有勝識仁不仁俱以一念言君子或一念不在於仁不是全體都不仁小人本心結亡求一念之仁亦不可得又一說主全體上論天理渾全之謂仁非全體不具者不足以當之君子猶有毫髮之闕也算微不仁小人雖有一念之仁決當不得仁金溪直云君子仁小人不仁都指全體君子不仁小人而仁都指一念二說兼看君子而有可畏可見小人未有可憫可懼

愛之章

此以勞誨立愛忠之學全為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勞方是愛不勞便不成愛誨方是忠不誨便不成忠勞誨即在忠愛中流出不是愛了又須勞忠了又須誨也須發出理所當然情所必然勢所不得不然忠能勿二字方發勤勞字內兼子之賢不賢誨字內兼君之信不信能勿之理方周盡兩字字正為不勞不誨者提醒有詰問意有責成意若但云愛自然勞忠自然誨則合下如此何消夫子發明愛之忠焉略一頓住接能勿方有力此對為人為君者說為子為君者亦當各體其情此意不妨賴在後通入難曲而難在則入曲但能挑刺能勿口腔則入乃能挑出能勿意理能通徹發揮盡善而無非虛字之神方好全要寫出所以必勞必誨之故來

為命章

此嘉鄭之為命以見用人之改註意更各盡所長則釋能而任詳審精密是本意四項項平列為正和義為圖是此

河而立仲康仲康即位和沈涵于酒王命允侯征之收昇兵權仲康世不得送子相立并遂而自立相居商邱依同姓斟灌斟鄩氏斟因伐夏自鉅遷于窮石棄賢臣而任佞從從竟殺斟自自立因斟室生湯及璵璣其使湯斟灌斟鄩氏斟因母家有仍子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流使臣椒求之奔有虞虞君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四一歲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此其謀使其臣女艾譯使其子季杼誘殺夏有舊臣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爐舉兵滅滅滅于過滅于戈而立少康有窮遂亡當湖注云滅夏后相推本言之耳日知錄注本何要解暴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湯伐斟鄩大戰于澶濮其舟滅之又引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為一事最明

君子章

此勉君子而懲小人以見為仁之功真不可須臾離也困勉章內應見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微人意最為深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君子之於仁也

望聞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仁至難盡也如人而君子或立心之閒一念之不純制行之際一事之或難而不仁者往往得也夫君子猶有偶失則可畏可懼仁不仁莫注以一念言存疑以一事言可無說玩注下亮忽二字甚細君子小人皆在毫忽處小人必無偶得豈不可謂可懼哉見君子不仁下個有矣夫三字自觀人言則為實詞若自脩己者言即不可不因此而加惕小

人而仁下個未有二字甚言人不可流入於小一流入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李端端君子三月不違則其達也雖謂之不仁可也日月至焉則其本至也雖謂之不仁可也唐伯虎小人者亦豈無既刻暫復之機然而善無根而不可變取欲有捷而難以頓拔是故良心雖萌於夜氣之時而旦晝之為已替矣天機雖發於有感之際而鑽欲之害已戕矣俞樾川一從求仁中看出不仁一從假仁中看出不仁於真偽上分別真者不能免偽者必無一是從此指實直金鄉原附聖雅伯假王俱無地躲閃

愛之章

此示人善行其愛忠之術呂氏人不患無忠愛特患不學無術談話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猶積之愛也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瘦之甚對

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

老牛舐犢之情焉為之改容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愛而知謗之則其為忠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矣

子曰父未有不愛子臣未有不忠君者使其可勿勞勿誨也豈不甚顯然而計及兒子終身善狀計到入君四境安危則自不能已也盡情之至者委曲曲不必盡但其情乃至若愛不知勞止計目前深安患不知誨止障虛禮細矣謂之不愛不忠焉可此為父為君者言之而為子為君者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愛之忠焉各一讀下勞誨意就在箇中須將勿勞勿誨連讀字字使活便得厚意亦宜默喻此意也愛字內兼子賢不賢忠字內兼君信不信勞之事難從然勞發於前者逸於後故為愛之深誨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惡故為忠之大按不勞便算不得愛不誨便算不得忠正以理勢之必然而醒世之不然矣鍾離意勞其子不必見其愛誨其君不必見其忠夫情而宜用之於不必見也此情何情哉愛而勞無可見其忠夫情而宜用之於無可見也此情何情哉必見其忠夫情而宜用之於不必見也此情何情哉愛而勞無可見其忠夫情而宜用之於無可見也此情何情哉

為命章

此嘉鄭之為命能集眾長以共濟也子產為此擇能而使俾鄭

四十餘年不被兵白文雖四平前後側重子產自是或問之意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諶諶以下四人皆鄭太美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書也春秋傳作子太叔是襄公三討華克也論諶諶

亦不說他短方是不買優賤不論不議之條註俱不入口
氣阻賢尤非所宜自公勝之說在哀公十六年六月在孔
子卒後孔子卒於哀十六年四月自難入口氣人也節
人也或作春秋一人看來仲亦未盡人道須盛說下作
喚起之詞為要奪驕色三百而無怨只重管仲功足服人
不是說伯氏好處勿將伯氏安貧貪發發子○仲之事業
足以服人處亦多夫子因難收舉故獨舉管仲二節是犯
極難服者來說以該之不必又騰舉其生平也又有只寫
致人心服之難并不道破功業者大有神味 奪伯句奪
者桓公而有致其奪者管仲題須見伯氏之難堪以及適
下無怨意

貧而章

此於貧富較難易境異而處境亦異也連境事勢易故無
怨亦難順境事勢易故無驕亦易只分別常情如此言外
有要人勉其難而不怨其易意題平不可偏重一說重上
句下句正襯出上句之意一說又重下句夫子見於富者
多故言貧而無怨乃為難耳若富而無驕此亦易者而
奈何不知構節也但是翻新之論非正旨○必從難易着
筆方不泛談貧富亦不呆疏無難怨然難字多合而疏
易字多難蓋將易字看得太輕便非題旨須將難字方
得不忽其易之意○以處富較難處富則無怨更難於無驕
以處富較難則無驕難於無怨 貧而句來于云無
語者心未必無怨若無怨則不及貧而樂者又勝於無
者○怨字說得細則難字方透但本為常人說不是說無
怨學問品詣只說常人不能如聖人君子之樂天安命故
難方有分寸

孟公章

此為有望無才者別言其不可如此原只就公綽身上
論其短長時解本饒氏說謂此章是諷公綽不稱職因以
刺魯之失官人之道故綽本大夫而曰為老則優其不優
於大夫可知本魯大夫而曰不可為勝薛大夫其不可為
魯大夫並明矣但謂夫子言外該得無怨意則謂大夫
為難則難而發則不可白於此章難字難字難字難字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

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高卿所謂與之書社三

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伯氏仲尼篇○王復禮三百社乃七千五百家司馬貞云古

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 又問管仲子曰世有功臣在社稷而不可杜求全責備之口名震一時而不

伯氏亦能其官仲之已相也伯氏遂失其位桓奪之不容仲奪之矣仲非伯氏之讐人哉然使伯氏失位而家累素封猶可也乃所飯者

疏食而已使伯氏食貧而桑榆未遠猶可也乃疏食至於沒齒矣此而有怨言無一言而伯氏竟寂寂如也其必非伯氏之無意管仲可知

也夫以我所奪邑之人奪其邑而並奪國人也或作春秋一人看來仲亦未盡人道只虛說是喚起詞 奪是桓公奪然為與管仲則是

其心以此思仲而仲之為人可知矣 管仲仲有以致其奪也舉三百以見富之難忘舉疏食以見窮之難堪舉沒齒以見其窮約不止

一時而總歸到無怨正仲之功足以服人處任其聖管仲之功

臚列不盡只舉人之服其功一照便見是聖人妙於言語處

貧而章全旨 此就恒情上權其難易以勉人當善所處也是放下

一步立論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貴賤有難易之分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是立言子曰吾人有何大行有何窮居蕭然無與已耳然在常情則有辨矣蓋貧至仰不能事俯不能育而意致實然絕無怨天尤人

本旨 之念非有見解學問者不能探之常情是則難矣若富極順境明於是非者自不屑驕即明於利害者亦不敢驕故處富非處

貧之比也然勉其難難者不難勉其無怨要在自己身上排遣無驕不過於待人處加斂抑無怨不及貧而樂又勝於無怨本旨非極

其易易者不易此又存乎其人矣富而無怨亦非抹低無驕止是欲人勉其難而不忽其易耳蘇京山悲憫之感常有此堅忍而竟苦於

不能堪故其發也每不自覺今法之氣實有心自斂而非出於不獲已故其發也可以力勝○一說

此對當時富貴者言若曰使貧而無怨則誠難矣若富無驕也甚容易何以驕傲不免哉於理亦通

公綽章全旨 此見任人貴當其才也則解錄以其優為家老也即使之為大夫必至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

公綽章全旨 亦不使為家老必至廢人白文只就公綽論而諷魯意隱然可想○注才望二字是通章骨子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耆家

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者尊而無官守之責 兩而字是轉 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

國雖小而政却繁非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四字是優為 而短於才者也 是不可以為滕

以國小而政始繁也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四字是優為 而短於才者也 是不可以為滕

不知人也言此則孔 子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如孟公綽者若以為老雖趙魏亦有餘若以為大夫雖滕薛亦不足何也大家勢重家老

子之用人可知矣 望尊及恐有才之人恃才妄作至於滋事以公綽之廉靜坐鎮其中自然無不就理滕薛雖小而經紀人民則

有戶口賦役之任行事諸侯則有兵車盟會之煩此非有才不能被短於才 困勉錄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老字

公綽章全旨 此見任人貴當其才也則解錄以其優為家老也即使之為大夫必至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

公綽章全旨 亦不使為家老必至廢人白文只就公綽論而諷魯意隱然可想○注才望二字是通章骨子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耆家

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者尊而無官守之責 兩而字是轉 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

國雖小而政却繁非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四字是優為 而短於才者也 是不可以為滕

以國小而政始繁也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四字是優為 而短於才者也 是不可以為滕

不知人也言此則孔 子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如孟公綽者若以為老雖趙魏亦有餘若以為大夫雖滕薛亦不足何也大家勢重家老

子之用人可知矣 望尊及恐有才之人恃才妄作至於滋事以公綽之廉靜坐鎮其中自然無不就理滕薛雖小而經紀人民則

有戶口賦役之任行事諸侯則有兵車盟會之煩此非有才不能被短於才 困勉錄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老字

公綽章全旨 此見任人貴當其才也則解錄以其優為家老也即使之為大夫必至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

公綽章全旨 亦不使為家老必至廢人白文只就公綽論而諷魯意隱然可想○注才望二字是通章骨子

孟緯

張云公緯非一味無能人齊侯嘗將求叔於魯公緯曰宜梓將歸試君必不誤果歸雖謂之智士可矣區區魯大夫何至不勝其往夫子之言別有所指魯則定哀間魯卿將篡小國幾亡趙魏之家不可以重安于尹鐸之徒附益其勢薛之國雖得管仲于產亦不能救其衰非為公緯言也

以才望二字評公緯夫子大夫之出公緯康康事而短於才才之勢似則重不可為大夫也亦短長各見若顏加識上句亦言其才望之短而不可有不可方是趙魏雖假借之辭不須認真點綴但夫子不曰為家老則優不可以為大夫而必曰為趙魏老不為勝薛大夫可見家老亦有非才不辦者而趙魏則為大夫亦有職任清閑者而勝薛則難則趙魏勝薛四字亦宜着意下立言平衡不美斷不虛下一字也趙魏句題意趨重下不可上說他可為便見有不可為用處處隱含下意方得則字之神若只果公緯使太神

子路章

此論成人之難見當由今而追於古意上節人道之全下節人道之重大意重在上節正欲破其兼人之意而化以中和也下節舉其所已及者而言欲其由本之既立而進為純善之成人不足欲其僅為今人中之成人也意仍注上節兩極人層次固須別清而脈絡尤須關合必兼人之所有又化已之所有而人始成不可以今之成人自限也今何必然句明是薄之辭須知夫子何故作此每況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于路得意處有激厲于路進取處體貼註既答而復言意極妙必聖人方可為成人必先托起一層不但使得首節亦字之駢連下節亦字對上節之成人說者亦自見分曉若戒節就兼人處點化于路見彼勇不足論項東四子之長即兼四子之長尤必文之以禮樂是又從兼後知精一層工夫造到無偏倚處方是禮造到無非處方是樂然後乃為成人耳若字直貫至禮樂句往亦字緊與若字相呼應須從上層一氣注到下一層而上一層微輕下一層着重方合拍○知兼勇備德為才禮樂是才德無偏倚取義而進於中和雲峰以不欲為德知勇為才家引以兼勇為德知勇為才俱未安至以兼四者為才全以禮樂為德備尤非入時文以上四句屬實文之句能學不知四子可謂兼之正有矯變借實工夫概言實性不得諸名家俱主此若兼四句非謂四人是推獨絕也特以四子皆魯人舉目前易知者作

為家老雖有才者必不可為若謂廉薛必不可為大夫豈大夫皆取不廉不薛者注交互中而意有專注正項善會引此章注有三層意廉薛寡欲而短於才是論公緯之為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二也因知用人得其當則中材亦可成功周達其宜雖家老亦未免以職三也按第二層第三層是本文所無然却是立言本旨不可輕看陳師士公室惠其才少私門惠其才多春秋時化家為國之兆成矣才智之士不以仕於私朝為恥誠得清靜之人不助其成謀則大國可以不滅且并弱兼小之勢見矣故哀微之國當以降為早謙為憂非微略之臣力扶其衰緒則小國何以救亡

成人章全旨

此言成人要具眾善而造於純粹不可以今自限也上亦可對聖人言下亦可對今人言上節重下節乃子路所已能者朱宗元賢而有聖此成人之一格也吾道之所持以造就也士而希賢又成人之一格也世教之所藉以防維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短小多莊

子魯也

性勇善射虎齊人欲伐魯忘莊子不敢過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周禮曰本意只重知

作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

惟文以禮樂始能取四子所長去四子所短而歸於德而文見乎外內來工夫在節和上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言非其甚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

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人無分古今也類教履之世多養其好修之士叔季之世鮮激昂抗節之操子路一日問成人夫子進之貴於不欲人之力行貴於有勇人之泛應貴於多藝其在近日所推者如臧武仲公綽子冉求若已若能兼而有之所謂窮理養心力行泛應有其具矣而猶恐實事之未純學問之未優也又之而節以禮則裁其過中使所為知廉勇藝者不偏而不倚而以樂而消其

非庚使所為知廉勇藝者無暇而無雜分之各成其美合之渾然成人注訓全人是問個完全人之道的人若字是舉似之辭知廉勇藝化其迹雖未能如聖人之踐形盡性亦庶幾可以為成人矣特舉四子作標者為其近而易知爾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有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理天下事有所不能須兼之乃可生來有此四者固好若合下

關懷便加矯揉之功使愚進於知貪進於廉弱進於勇拙進於藝故兼字內包天資學問在內然未到中地位不免有病痛如知或流於苛察廉或失之矯激勇或役於血氣藝或傷於巧便又不可無以文之也字指知廉勇藝說孫貽仲禮樂兼本末言檢束身心無斯須不莊不敢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此以禮樂之本文之也以節文度數節其履端以五聲六律融其渾渾此以禮樂之末文

之也然總須切定上四者方不泛一之字亦貼得實實一元有質以立乎其先是以繁其升降威其聲容而不流為務華之士亦有文以居乎其後是以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而愈彰其陶淑之能如是即知廉勇藝之名渾而不立焉可也自得錄成字宜玩盡全體無缺之謂成純粹美好之謂成材全德備則完全無缺矣中正和樂則純粹美好矣錢吉士德成也而藝亦成身居一室而全天地中和之氣是

中行之選也與之偕行於大道可也金錫圭璧之與亦足受之而無愧矣行成也而事亦成生當末季而備古人肅雍之範是三代之選也與之進於隆古可也君子大威之風亦足繼此而有興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

此言成人要具眾善而造於純粹不可以今自限也上亦可對聖人言下亦可對今人言上節重下節乃子路所已能者朱宗元賢而有聖此成人之一格也吾道之所持以造就也士而希賢又成人之一格也世教之所藉以防維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短小多莊子魯也性勇善射虎齊人欲伐魯忘莊子不敢過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周禮曰本意只重知作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惟文以禮樂始能取四子所長去四子所短而歸於德而文見乎外內來工夫在節和上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言非其甚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人無分古今也類教履之世多養其好修之士叔季之世鮮激昂抗節之操子路一日問成人夫子進之貴於不欲人之力行貴於有勇人之泛應貴於多藝其在近日所推者如臧武仲公綽子冉求若已若能兼而有之所謂窮理養心力行泛應有其具矣而猶恐實事之未純學問之未優也又之而節以禮則裁其過中使所為知廉勇藝者不偏而不倚而以樂而消其非庚使所為知廉勇藝者無暇而無雜分之各成其美合之渾然成人注訓全人是問個完全人之道的人若字是舉似之辭知廉勇藝化其迹雖未能如聖人之踐形盡性亦庶幾可以為成人矣特舉四子作標者為其近而易知爾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有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理天下事有所不能須兼之乃可生來有此四者固好若合下關懷便加矯揉之功使愚進於知貪進於廉弱進於勇拙進於藝故兼字內包天資學問在內然未到中地位不免有病痛如知或流於苛察廉或失之矯激勇或役於血氣藝或傷於巧便又不可無以文之也字指知廉勇藝說孫貽仲禮樂兼本末言檢束身心無斯須不莊不敢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此以禮樂之本文之也以節文度數節其履端以五聲六律融其渾渾此以禮樂之末文之也然總須切定上四者方不泛一之字亦貼得實實一元有質以立乎其先是以繁其升降威其聲容而不流為務華之士亦有文以居乎其後是以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而愈彰其陶淑之能如是即知廉勇藝之名渾而不立焉可也自得錄成字宜玩盡全體無缺之謂成純粹美好之謂成材全德備則完全無缺矣中正和樂則純粹美好矣錢吉士德成也而藝亦成身居一室而全天地中和之氣是

中行之選也與之偕行於大道可也金錫圭璧之與亦足受之而無愧矣行成也而事亦成生當末季而備古人肅雍之範是三代之選也與之進於隆古可也君子大威之風亦足繼此而有興矣

個榜樣不重在四子不必以實事証也須知禮樂之實事証也

字當以無此四者舉及舉則謂若重議四子便太有主但

下有文之句知禮樂之實事証也須知禮樂之實事証也

文之句而先作取詞更非若字實下氣脈不顯通之神

理全要注到下文若果謂則全神不動顯是不了落方得

文之句固須從禮樂說起以截住上文但之字指知禮

勇整禮樂須貼定四者之字方不落空如不整而廉不矯

勇不亂而整不玩則渾然粹然無知無無功無勇無能無

藝遠矣若離却上文發論不過是禮樂論即點綴文字亦

是泛言文以禮樂耳本章重中正和樂文之原不是外

面工夫張洞初云若以文為文米之文則涵理矣但注云

德成於內文見乎外是表裏如一所謂充實而有輝光者

也移書云此即是立於禮成於終工夫俱兼本末說內盡

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名之美凡教學學司有此累

處則以此清融之有得力處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主

非假飾於外亦非致意於內微外微內皆中正而無偏倚

和樂而無駁雜至此方是中和地位文亦有兼內外說者

今之句然字承上節說何必然是冒下三句說人多以

虛揣了事須反注下三句使下意躍然而仍不犯實是在

以為成人矣要平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勇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

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令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禮樂則又其次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

也若文之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

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開斯行之子路問此必有難色故又言以激厲之曰若說古之成人必要如彼今之成人可以不如何以

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處夫千百世以後人哉然學者立意自起臨深為高加少為彼既自起吾亦何必刻繇之哉

但只見利時如此見危時如此久要後又如此亦可以為任其聖令之成人者何必然不為子路故終則門正為子路故斷後路

成人矣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何去何從學者宜自法也宋慎三尊常時誰不尚義然見利之際未必能思也非常論古誰不顧為致

命之士然見危之際未必能援也今日相約明日未必必信至要之既久遂不覺忘之也夫成人之心自不知其趨利避害不成人之心

尚不知其避害婉轉求成人之志尚不知其游移而食言故注云有忠信之實至觀漢久要即平生之言不忘是必踐意三者人道所

重故亦可為成人此亦字對上節轉出張九微天下無治亂而治亂於士大夫之一心以聖賢為則而行事乃庸眾之不若甚可傷也

風俗之權宋慎三此節意在言

外純用反激之法胡氏注勿泥

公孫喜此見過情之稱始終未敢遽信也上節見過激之非情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

公孫棣也毛西河世本云衛獻公生威子當當生文

子推過情之舉天下或棣神簡默或賦性寡歡或抗情廉潔獨致之行各有所宜兼之則難矣人乃以稱公叔文子子問於公明賈曰

所自來勿入講汝夫子固季札所稱衡之君子也君子之言笑與取與與人不同也欲舉言笑取與而盡絕之為矯勢有所不行信乎

夫子不言不須先將人稱不言不笑不取之夫子提在前落到信乎方得實棣神妙

笑不取乎人之言笑取如何絕得聖人因有此不近情之舉故欲棣其實耳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實總上四

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勇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

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令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禮樂則又其次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

也若文之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

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開斯行之子路問此必有難色故又言以激厲之曰若說古之成人必要如彼今之成人可以不如何以

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處夫千百世以後人哉然學者立意自起臨深為高加少為彼既自起吾亦何必刻繇之哉

但只見利時如此見危時如此久要後又如此亦可以為任其聖令之成人者何必然不為子路故終則門正為子路故斷後路

成人矣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何去何從學者宜自法也宋慎三尊常時誰不尚義然見利之際未必能思也非常論古誰不顧為致

命之士然見危之際未必能援也今日相約明日未必必信至要之既久遂不覺忘之也夫成人之心自不知其趨利避害不成人之心

尚不知其避害婉轉求成人之志尚不知其游移而食言故注云有忠信之實至觀漢久要即平生之言不忘是必踐意三者人道所

重故亦可為成人此亦字對上節轉出張九微天下無治亂而治亂於士大夫之一心以聖賢為則而行事乃庸眾之不若甚可傷也

故三者足為振起人心之事人才無嫌夜而顧哀於士大夫之風俗俗以砥礪為期而自顧乃波靡之下日良足悼也故三者所以維持

風俗之權宋慎三此節意在言

外純用反激之法胡氏注勿泥

公孫喜此見過情之稱始終未敢遽信也上節見過激之非情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

公孫棣也毛西河世本云衛獻公生威子當當生文

子推過情之舉天下或棣神簡默或賦性寡歡或抗情廉潔獨致之行各有所宜兼之則難矣人乃以稱公叔文子子問於公明賈曰

所自來勿入講汝夫子固季札所稱衡之君子也君子之言笑與取與與人不同也欲舉言笑取與而盡絕之為矯勢有所不行信乎

要君

凡新中文字面易省於出落成先提明爲得文有即備上二句翻出平生之言又不是淺言膚詞可移置復上尋句此亦講題親切之法

子問章

趙云以防求
後曰較不遜
此見過情之
稱始終不敢
違信也信乎
豈其就總是
疑而

色明是憂人豈不知蓋謂其憂李氏政由李氏設也自聖人言本定之詞時解提出中字以駁前後兩說蓋聖賢之道中而已矣必欲事事出人情之外固有所不必必謂事事入人情之中又有所不易據不言不笑不取是顯出乎中之外時言樂笑義取又混入於中之內故夫子不敢信但不必入夫子口氣內若口氣外起東亦阿坊棹中子作主于

信乎白頭

之而始定非但張氏無逃

信乎句須先將人稱不言不笑不取之大子提在前人

之言笑取如何絕得只因他有此過情之舉為矯情立異

於千古且僅
率以聞之庶
亦休然於柄
可稿而名不
可假乎何義
者爭而效之故枚移其實耳
子亦不遂以賈之告為然則告者過而賈亦未嘗不遵
以告句須就者字勑出有幾種人或由傳聞或由親見而
見其偏展輟擲即過字亦靈活生動矣
天子六句賈

所稱不言不

門曰愛字不
是他人即指
所稱不言不笑不取之故口氣見為是言者亦自有由惟
其言當時所以離言而人不徹良言人是謂之不言也

武中自已藏頭露尾耳亦誅意之法也
絕大自然道理也
其然二句其然是順賈所言而謂之
之詞豈其然是反賈所言而疑之之詞如云據顏言天子
人言亦勿說出天子行事合乎中庸賈不知如此便是
須找明在不假後答問意方足下二句徹此賈不過分解

句分去依此

云君子諒意
不誅事
句總不正言其非方是渾融口氣

齊桓晉文
臧武仲
此誅要君之心是春秋誅意之法要君全在以字上見上
句是靠下句是斷以字提清則要字自顯○孟孫惡臧孫
統縉之季氏季氏怒命攻之統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時已

於魯以爲清

於魯以身請之可也或待罪於邾使人以詞請之亦可也乃自邾如防以家逐會時人因具以覘出奔無罪於國毋

四書題竟

外也人情笑人厥其說不笑則人厥其厥夫子一舉以察所謂謂之為不笑也夫子非不取亦非過取取從我生義然後取為吾仁養廉之典而後取不傷廉為吾民食上之禮而後取不害理也人情過取則人厥其食不取則人厥其錢夫子一哀於義所以謂之為不取也夫賈知告者之過而不知其過乃彌甚夫子愈疑之曰汝謂夫子時言樂笑義取不取不笑不取似難却是二偏之士時言樂笑其然自我思之夫子豈誠其然乎蓋過中者事物之所難而適中有學者尤非易也 義取似易實是時中之行 以告者者字有種人在或由傳聞而謬聽或由親見而失其皆過也 三然後字與他處作着力字不同此破三不字却是說三不字來歷想其員為生者明其謬為夫子知其偏而不覺處台乎時中抑豈一落便是時言樂笑義取乎

一頓是承實言而按之下添豈字字字方是轉出疑意來若總作疑辭解兩句便無分別○吳氏云文子請早寢公史
鰭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與取宜能悉當關注文子遊昭昭而有樂哉斯邱之語則笑亦未必悉合

臧武仲全旨 此春秋誅意之法要君金在以字上見蓋為先世而請復情猶可
原據防邑而請後其心實險故夫子誅之首句是案下二句是斷

子曰：「雍也，以反求之，而後從之。」

邑也勸學錄君二防一近宋一近齊要有夾而求之武寧尋平司報口方書安後而壁以下告下尋而尋以及是及

一孟仲之既死。近歲老婦。致於陳。葬之。三月。五十五。有石。呈。某。女。所。付。蓋。石。在。石。道。已。可。考。不。名。言。與。井。初。已。以。考。及。年。

君也
納請其可資再拜受通使爲以納諸遂昌也而諒如防使來告西乾非是事也不定也非教書也苟守此已無後二功矣

邑乃主藏之職。范氏曰：要君者無上之罪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僉，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原思以責武仲，中焉。

絕致防而奔齊。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以復其讎，非愛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武子

為之廢長立少以嬖之乃卒以此失武子之歡而獲罪於是以防求後使立賊賈戴為督武仲之兄也國人因是季孫寃怒賊孫以為季

臣因私鑄之罪當充軍且以諸侯加年及君親後者友而重君之罪無人見及夫子曰仲由奔則爲君之

乎夫魯以新綱奪盟仲圉嘆國之有人矣若使直指其以防而盟之仲其何以立於人世哉國謀黃先是魯欲城防而武仲請象

農畢蓋當得防之民心矣今之以防也是挾防以自蔽也蓋嘗徃挑及防而賊氏出兵以禦武可恃防之有備也今之以防也將倚防以

有事也請而不必期其與者為求求之必其與而後請者為要當時武仲出奔邾既已去防則防為魯之防而非武仲之防矣即欲請後

只宜歸於實以參計之可也或待罪於邪以辯論之亦可也乃伯邪知防以請後一以字中實有是要君之意須將曰不要居坐實講而

也仲之以防仲固未嘗叛也夫求防而即得防若之可其叛也則國之大夫有竊邑以入以爲之者之有矣

是也有竊邑以入於魯者奚善之庶其是也仲之以防後仲國未嘗竊也夫求後而遂得後若之何其竊也而不然者焉料其不竊也

此辨霸與霸之異隱傷世變之益也條辨霸自齊桓始今却先說晉文後說齊

桓從譏而不正倒還正而不譏便見晉霸益變於桓而桓霸尚未大達於王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誑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白諱也三

子皇且三履急火人享司言也禮樂正所以尊兩親
 二公佳工及乃及二公言三衣言武志天意也
 三月詔書青夏大

皆謂傷豈不損其以尊周室者也霸業皆始於勝楚可見 而其以文伯仁心豈不以外私么伐義仁義教豈不由說道猶為彼重哉

七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文公以故趙盾之謀以殺勝其謀是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文公以故趙盾之謀以殺勝其謀是也

此公四年之長行上至季夏而訖以上月二言三十七年二方行言三三歲上此三二事以推其餘言三三言山上學子所

憲問

才任一管子
為德要君一念無人發故其意是謀意之法也
防衛立後在君自求為後已足罪矣但金印之暇在以字
以防重求後輕一以字中便有君之意然斷意高在下
文者不得斷罪語文須放緩求後足使武仲心服則重以
防逼起要君却仍隱然不侵為妙考左傳立後不足立
其子只是立威氏使先人有後耳後立其前母兄職為繼
威氏後乃齊齊(雖曰句雖曰不要是及言以見其要意
非寬武仲之罪也須從要之實迹亦說到欲免於要上纔
尚過情公雲云他處雖曰是假說之詞此雖曰是實
之辭當時季氏當國人以要季氏而非要魯君為武仲解
故云然若人既稱為仁孝並無不要君之說天子何自而
有難曰不要君之說須將曰不要君作一求而以難字撥
轉下吾不信愈嚴冷矣

管子

此辨霸與霸之真偽正復就行事言蒙引以心術言非也
須各還事實如魯文公是國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
楚釋宋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至溫之會以臣而召君
程泉之盟以下而後上是也齊桓於楚未服則問王祭不
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
至葵邱之會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定世子之大法是
也但須順而不擊方得運用故實之妙(題面本相形互
說正須回互對照為如題妙但霸自齊桓始今却先魯文
而後齊桓似有歸美齊桓意以魯文之諸陪齊桓之正不
平列而用法亦有識(其所以不同之故一因平時勢
一由乎輔佐齊桓在魯文之先國霸不若魯文之道且得
國尚在壯年不若魯文之十九年在外而熟於情偽也魯
文在齊桓之後國霸不龍桓公之蓋且機變生於患難不
若齊桓仁聲義舉之利用正也齊桓而仲久魯文尚有
魯趙諸人作文亦須見得到(齊桓句不得極口贊歎須
有斟酌分寸是桓公之正是就魯文較量而衡桓公
之正不端二字亦有落矣

子路章

子曰王降而霸則霸亦有道降之勢如魯文公固雖齊桓而霸者也非但心術不明即行事計之危險多而智深待時久而計巧大抵
道之行與三代之隆陳大士楚之強桓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桓公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桓公所不敢執者文
治自此蓋魯矣桓公救之此其剛厲果決之氣若勝於德和易之為然而君子終不進文於桓者固謂其功多於桓罪亦多於桓乎
桓之不敢為不忍為不肯為者文公悍然為之又益之以術夫孰從而堪之陳祖范諫首惡自當嚴於桓而未減於文蓋文之諸侯桓
之不純於正者有以聞之而思王道不得不痛抑文而進想夫桓蓋桓之正即文之事驚乎諸君者有以形之按二君之正論桓以少年
得國可以從容布置遲之數十年而佐之者為管仲鮑叔強朋之流文則返國於暮年備嘗險阻未免倒行逆施而孤僻樂枝輩又皆傾
危之士此其所以異也(吳因之權以濟事曰論魯文則霸於桓公之後人已識破霸者機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霸多端而不正若
齊桓初做這個事業仁義二字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霸道不足尚即魯文已不及齊桓況學二公而
差者乎勸學篇文之伯始於陽樊終於雀泉而莫過於踐土之盟桓之伯始於北杏終於淮而莫盛於葵邱之會其功相埒也然文則會
而滅同姓桓則會而封異姓以此論之其正謬何如也論尊周則桓定王於洸文亦定王於郊然命之有文請降馬賜之昨桓辭級馬論
伐楚則桓盟召陵文亦戰城濮然文有言楚惠必報桓之問王祭是微以此論之其正謬又何如也(集注發其隱隱字以人所不知而
言人知二公之事同而不知其有正謬故發之不可認隱為心若心皆不正也但事則彼善於此耳

桓公章

此略管仲之心而取其功重不以兵車句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夫子稱其仁以愛之理言○兩章兩問
皆實仲之失節兩答只稱仲之功至其所以不死並不置一辭後人紛紛議論宜以下章總注程子之言為定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管夷吾殺公子糾而請管夷吾忽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左傳莊公八年九年子路疑管仲忘君事健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志君事歸即謂仁之道太即純粹亦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左傳莊公八年九年子路疑管仲忘君事健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志君事歸即謂仁之道太即純粹亦

功而可許子路曰為人臣者君存俱存君亡俱亡乃齊無知弒襄公雍廩殺無知我公復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敗我師於乾時遂使
我魯殺子糾於生室斯時也召忽之相糾其親疏尊卑無殊於管仲也乃召忽為子糾之死臣不為子糾之生臣以一死成行不以一

生成名管仲非人乎不親見其事故願請因於魯至堂而遂脫君已死而臣偷生忍取義而仲殺糾者魯也桓實使之故曰桓公殺
召忽人心其在天理抑存使死者而可作也不惟子糾仲將何何對忽乎由竊揣其未仁也(公糾一見得輔者不善為糾謀一

見桓公為殺召忽之辭召忽死之始之也嘉忽之死正以愧仲之不死也(因前敘事而以己意斷之故加曰字猶云自由言之也
未仁全在心術上說子路認定見危授命一段道理只重在不死不死便是忍心害理玩語氣有不滿管仲意乎字非純是疑詞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春秋傳作糾
也古字通用(腰邪疏謂衣裳之會十一不取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知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不得為仁人
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子路曰由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昔桓公糾合諸侯能大義以驅之大信以一之不假兵車之威諸侯

孰得而知其仁乎(九合乃連屬諸侯以尊周懷柔之計不以兵車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從前宣世不以兵車言不待
孰得而知其仁乎(九合乃連屬諸侯以尊周懷柔之計不以兵車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從前宣世不以兵車言不待

孰得而知其仁乎(九合乃連屬諸侯以尊周懷柔之計不以兵車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從前宣世不以兵車言不待
孰得而知其仁乎(九合乃連屬諸侯以尊周懷柔之計不以兵車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從前宣世不以兵車言不待

之戰云晉侯
至此四十矣
楚師傳檄伯
勢者矣則齊
桓乃老而舉
事者人反惠
之困學記聞
云桓公會不
過三川盟不
知上人文公
會與桓公實
不與桓公實
不得桓公實
子華懼其與
臣抑君文公
則為元喧說
衛侯矣此夫
子所以有正
端之辨

九合

鄭注莊十三
年會柯十四
年十五年又
會鄆十六年
會幽二十七
年又會諸僖
元年會僖二
年會僖五年
會僖七年
會僖母喪葬
衣裳之會十
一鄭不取莊
龍全在借他人作機方不犯實不能二字起處處俱犯

此與下章是明管仲之功而可以不死可知矣須知仲
是不必死而又有功亦不足謂後章程註宜玩諸家論考
不失出則失入矣○兩章問答一肯一否相一以其不
以兵車一取其一匡天下義各有別言外見得仲一人不
死而所活人甚多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此章重仁
字子路在心論仁夫子就事上論仁○桓公曰此非
正教題是原教題也正教者正教一事如桓公如何殺于
糾是也原教者原教其事如教管仲不死必倒追至前
殺公子糾是也管仲是主而桓公為賓不可認賓為主乃
人遇此等題一概作正教須知不重在桓公只當攻擊違
注管仲方是射馬擒王手段見得不為高糾也謀糾是以
殺也○曰未旬前因故事而以己意斷之故如曰字稿云
自由言之也有大不滿管仲意乎字非疑詞○九合司九
字原不是數目字自公叔以來皆謂本義九或謂明升為
鑿矣然亦不妨點實如何之會甄之役幽之盟首止之會
諸母之好夾邱之好以及貫之盟陽穀之盟楚邱之會飲
得井井亦好題面是說桓公題意都在管仲前項從管仲
出桓公後項從桓公收到管仲○不以四句兵車之會如
會北岳以平家亂伐蔡伐楚及伐鄭圍新城二三舉而已
其餘皆不以兵車也下仁字全在不以上見此句量重不
知省了少戰事保全了少百姓事雖在相皆是管仲
內謀外斷之力重言如其仁所以極許之也亦只就五霸
之仗兵力戰民命者來形勢引以說說為正不必依蔡氏
直指召忽下章區區夫亦不指忽

此言管仲之功即在相桓國子貢重在又相也上章以不
以兵車表其能以信義保全生民之功此以一匡天下表
其能以名分正華夷之功末節只承上反言不相即死原
非兩意胡氏以相桓即答又相之末節答不能死作分釋
子貢兩疑者似失輕重○管仲曰君聞一向事理未盡多
以處翻避犯不知此是倒裝句法因下文而辨其非仁不
是論仁而以下文少之也須照下意托出而語脈仍是處
龍全在借他人作機方不犯實不能二字起處處俱犯

故天子云然○機九合是桓公之意然渠只知以兵車合之不以兵車是仲之力即仲之仁處微中子其始之作內政安軍令者用以張
國威說無往兵戰武之事則依然仁者不殺之風其後之北伐山戎南伐楚者特以昭遠器是無戰勝攻取之心則近乎仁人博愛之將
死未為不是不必如蔡氏以忽為不知其仁止泛說為是○附○勸學錄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十四年會鄆宋服也十五年又會鄆
會於柘謀救鄭也二年盟黃黃也三年會陽穀謀伐楚也五年會首止謀宣周也七年盟黃母謀鄭故也九年會于葵邱尋盟且修
好所謂衣裳之會十有一也信公八年會於洮謀王室之難十三年會于鹹王室有戎難也十五年盟于莊邱救徐也十六年會于淮謀
救鄭也所謂兵車之會四也史記則以莊公十三年會于北杏信公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國新成為兵車之會莊公十四年會于
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信公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邱為東車之會所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也○李康泰
秋之世隨桓公而三變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成強于北蔡師書敗刺威于南鄭分許鄭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
齊鄭弱而偏於魯此桓之未興也王景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事者三十載序續召陵而荆貽矣陳旅北而
狄退矣嚴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天王出居而宮守不問衛滅
懿親而義師無討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

管仲章旨

此明桓桓未為不是一匡天下句○上章不以兵車表他德以義信保生民之命此章一匡天下表他德以名分正華夷之防
白本為一例但小白已從國逆而立乎其位子糾但一亡公子耳仲安得君之而安得死之子取管仲正為他於這
君臣上看得分明耳朱子云管仲無罪而有功惟子糾非君故無罪惟尊天下之共主故有功若如俗說直是大悖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設言其無正見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子曰周室既卑夷狄猾夏不正甚矣自管仲相桓公經營四十年遂以其君主盟中夏而霸諸侯當是時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大分攘夷
狄以嚴中外之大防天下於焉一正非特當時賴之即民到於今得以相安於衣冠文物之域者皆一匡之賜也向使微管仲則一匡誰
任吾其被髮左衽相字正接上相字來霸諸侯項相桓說下夢陽文齊居東海未嘗主盟中夏即桓得國而君之亦未敢必稱雄於列辟桓之
髮左衽矣○霸與伯同長也一匡句又頂霸諸侯來匡注兼尊攘說周不尊則天下無君臣之分夷不攘則天下無中外之防會葵邱是
尊周處盟召陵是攘夷處而攘夷正所以尊周觀被髮左衽向仲之功尤在攘夷也○到今受賜又承一匡意極言其澤被之遠言後世
在當時益可知不得以一匡受賜分當時後世平看○下兩句又將一匡受賜而益致鋪張之詞文法當時楚勢驕駭可畏治之少緩則
中國變為夷狄故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夢知人不知

十三年會此
告及修三年
會陽故為
九會秦漢人
多以九合一
匡王司作偶
後世平看
微管仲須從上文見得天下不可無仲則吸起下意仍能
扣住題目不致後下
豈若節聖承上文說下豈若二字
直貫到底須一滾說勿斷
故後即是死亦不是義成匹夫匹婦之小諒而人莫知
耳非凡為名義而死者皆謂之為小諒也
而無益不重聲名上

公叔章

此追論文子之為賢而舉論以美之是借他文字作發詞

先儒亦核寄
數之則九字
無可疑據此
章仁字從不
以兵車看出
若如魯文之
大戰晉悼之
三駕民不堪
命矣尚得曰
仁乎
霸諸侯
鄭注天子哀
諸侯與故曰
霸此把也言
把持王者之
政教也集注
長也從左傳
杜注

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弔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
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死管仲所
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
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於漢唐之中竟派然莫之知也哉是知當死而求生功莫贖其罪
之大有功而無罪則生實勝於死之無罪則子貢亦可以諒仲矣
匡受賜
反對

公叔章全旨

此為文子表微以風厲賢意說文子此言蓋
極取其事非解論法也上節是案下節是斷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也
臣以人事君原大臣所當為而忘分屬賢貴今世所罕睹備有大夫僕固公叔文子之家臣也既
臣也
臣以人事君原大臣所當為而忘分屬賢貴今世所罕睹備有大夫僕固公叔文子之家臣也既
臣也
臣以人事君原大臣所當為而忘分屬賢貴今世所罕睹備有大夫僕固公叔文子之家臣也既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變者順理而成章之謂
成章即在順理上見
諡法亦有所謂錫爵位曰文者
孔子意不在
此看中一亦字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三善皆是理宜如此
此善事也君不以為是僕子不以
是請史臣不以是書而當時猶

傳其事夫子聞而稱美之曰公叔文子無論其他即此為國文子此舉幾成逸事夫子特為表其微者子聞之三言不可略過
僕一事亦可以為文矣易名之典不即此一節而已無愧哉
僕之事亦可以為文矣易名之典不即此一節而已無愧哉
僕之事亦可以為文矣易名之典不即此一節而已無愧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一匡

此即衛之宋長輿論出用當其才家言尚有此看足下以不失位耳非謂人君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兩夫如是相應上如是無道下如是用人(子言)此是記者語如孟子道性善句一般皆大約總括之辭其中云云最多不止是無道二字下接夫如是亦指所言無道之其言指無道二字

仲叔三句論人國事先有其所用之人何如雖從來引入主衛靈用人言不主三才之才說三人原無可取勿說得太好三事只是獨經鄰國儀之周備緩急有賴耳須認清三子本分體出用之得當靈重在當字文須認出之使易事為難則不治矣使易治為難則必矣矣衛多君子若用史遂諸賢豈止不長此又言外意

其言章此為言之不作者雖須從不作者二字看意方得題辭與謹言敏行意無涉但若能成言不敏行語頭與題無當者言其所為也為者即為其所言也其所持者惟性之心耳言而作正心之料於難為而作也乃言之必作則未嘗有必為之心安得有能為之事難即在不作時知之不待為時始知也則字上甚急意甚善其意有二意無必為之志是但言不為也也不度可為是說過頭了難欲為不能也須兼說方透○困勉錄云註無必為之志二句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說其言二句正解為之也難是預料事不之後可見則字也字全更預料口氣不是刻為之方難見也

太僕

此為言之不作者雖須從不作者二字看意方得題辭與謹言敏行意無涉但若能成言不敏行語頭與題無當者言其所為也為者即為其所言也其所持者惟性之心耳言而作正心之料於難為而作也乃言之必作則未嘗有必為之心安得有能為之事難即在不作時知之不待為時始知也則字上甚急意甚善其意有二意無必為之志是但言不為也也不度可為是說過頭了難欲為不能也須兼說方透○困勉錄云註無必為之志二句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說其言二句正解為之也難是預料事不之後可見則字也字全更預料口氣不是刻為之方難見也

此為言之不作者雖須從不作者二字看意方得題辭與謹言敏行意無涉但若能成言不敏行語頭與題無當者言其所為也為者即為其所言也其所持者惟性之心耳言而作正心之料於難為而作也乃言之必作則未嘗有必為之心安得有能為之事難即在不作時知之不待為時始知也則字上甚急意甚善其意有二意無必為之志是但言不為也也不度可為是說過頭了難欲為不能也須兼說方透○困勉錄云註無必為之志二句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說其言二句正解為之也難是預料事不之後可見則字也字全更預料口氣不是刻為之方難見也

太僕

此為言之不作者雖須從不作者二字看意方得題辭與謹言敏行意無涉但若能成言不敏行語頭與題無當者言其所為也為者即為其所言也其所持者惟性之心耳言而作正心之料於難為而作也乃言之必作則未嘗有必為之心安得有能為之事難即在不作時知之不待為時始知也則字上甚急意甚善其意有二意無必為之志是但言不為也也不度可為是說過頭了難欲為不能也須兼說方透○困勉錄云註無必為之志二句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說其言二句正解為之也難是預料事不之後可見則字也字全更預料口氣不是刻為之方難見也

陳氏章

此大子正君臣之義意然為天理綱常起見若云傷此以正君及小首句提起作案下告君告臣分兩項看前從大夫之後二句是背理是說詞後從大夫之後二句是當面說是說詞兩不敢太甚然但要發得激切見不敢養奸不敢縱惡故不敢不告言外見得大夫且如此而況於君告君之大夫且如此而況於在位之大夫(君曰)此是迂君之言須認註乃字意寫得低細極格不宜明露君反聽命三子意(之)三句將君命是主意識三子是旁意宜寫出君若命以當折權好意

也為君者子智自用為臣者謀議相為天下從此多事矣若大子居魯當言衛靈公首句是記者語無道大綱謂其義倫不敘紀綱不敘公之無道康子曰有連則安無道則危今子言既如是猶然若衛而不喪其故則是約果總括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是字明有所指不止言無道二字○此如是指無道下如是指用人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賢以備言才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用不當則才亦無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連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孔子曰國之存亡係乎人如仲叔圍長於辭令祝鮀熟於禮文王孫賈優於武事靈公用之入各當其才而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為得人如是所以內外咸理而國可保也夫官得其人雖無道猶堪自保況以令主用天下之賢才而治宗廟得人神明不致潰難不能培根本以固吾國而治軍旅得人緩急可有備陳大士靈之昏庸無所不至而獨明於付託猶足以遂其抗伯主驅牀第之私靈於君子無所復收而高能委其才能猶足以掩其象伯王拒史魚之失(按)司馬溫公云齊文宣荒淫狂悖然知楊愔之賢應以政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亦一證也○(體註)魯國名賢當能求俊又何所不濟大子言此微康子非贊衛侯也按此說有餘外意

其言章此為大言不慙者雖重不作者二字下

子曰其言之不作者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詳說無為之志則心易為欲其言不難難子曰言之非難行之惟難若有人焉論道德雖聖賢所難談事功即豪傑其言亦是好言故當為之病本無必為之志而漫以欺人其羞惡之心已亡所以不但謂之大言而又曰不慙兩字俱屬一事看為即為此不作者之言也難字不是到後來方知即其不作者時便可料定

陳成子弑簡公陳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此句是記者辭與崔子弑齊君同如春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齊戒沐浴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日)沐浴也曰陳恆與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天

子曰其言之不作者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詳說無為之志則心易為欲其言不難難子曰言之非難行之惟難若有人焉論道德雖聖賢所難談事功即豪傑其言亦是好言故當為之病本無必為之志而漫以欺人其羞惡之心已亡所以不但謂之大言而又曰不慙兩字俱屬一事看為即為此不作者之言也難字不是到後來方知即其不作者時便可料定

陳成子弑簡公陳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此句是記者辭與崔子弑齊君同如春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齊戒沐浴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日)沐浴也曰陳恆與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天

子曰其言之不作者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詳說無為之志則心易為欲其言不難難子曰言之非難行之惟難若有人焉論道德雖聖賢所難談事功即豪傑其言亦是好言故當為之病本無必為之志而漫以欺人其羞惡之心已亡所以不但謂之大言而又曰不慙兩字俱屬一事看為即為此不作者之言也難字不是到後來方知即其不作者時便可料定

陳成子弑簡公陳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此句是記者辭與崔子弑齊君同如春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齊戒沐浴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日)沐浴也曰陳恆與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天

子曰其言之不作者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詳說無為之志則心易為欲其言不難難子曰言之非難行之惟難若有人焉論道德雖聖賢所難談事功即豪傑其言亦是好言故當為之病本無必為之志而漫以欺人其羞惡之心已亡所以不但謂之大言而又曰不慙兩字俱屬一事看為即為此不作者之言也難字不是到後來方知即其不作者時便可料定

陳成子弑簡公陳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此句是記者辭與崔子弑齊君同如春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齊戒沐浴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日)沐浴也曰陳恆與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天

子曰其言之不作者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詳說無為之志則心易為欲其言不難難子曰言之非難行之惟難若有人焉論道德雖聖賢所難談事功即豪傑其言亦是好言故當為之病本無必為之志而漫以欺人其羞惡之心已亡所以不但謂之大言而又曰不慙兩字俱屬一事看為即為此不作者之言也難字不是到後來方知即其不作者時便可料定

陳成子弑簡公陳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此句是記者辭與崔子弑齊君同如春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齊戒沐浴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日)沐浴也曰陳恆與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天

祝幣

此言純臣之道忠與直交盡者也勿欺與犯一戒一勸人

於宗廟之中祝幣最重奉牲奉盛奉酒體以告無非作其美號達其孝思以與神交也范武子之祝文無愧詞人之祝史有愧詞者多矣焉景公誅祝史正為其祝之不善而使已受譴於神也今以能言之說為之則必無虛偽無益是豈復為貴於祖宗乎

陳學簡

此論人之所達有上下之異傳是微嗚人慎所向意須先提出達字達意和行言猶是達也從微達者從初達終各有不容自己之情各有不能復還之勢而一上一下相去懸絕由眾而希賢由賢而希聖由聖而希天須實踐出上字階梯始而漸染繼而浸淫終而沉溺須確據下字境界有積漸意有至極意兼說為盡註高明汗下是上下二字正面目達日究是達字實義天理人欲是上達之下達原上下無盡達亦無盡不是一上一下便了上者不復下下者不復上直有天懸地隔之勢不上則下不君子則小人並無不上不下中立之地論其分途全在始念志趣豈可不慎○此與下學而上達不同彼對下學說指理境精微言此上字活凡高一皆上上

古之章

此辨學之各有所為而見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二為字即大子之請討也特以見之

此辨學之各有所為而見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二為字即大子之請討也特以見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

謂殺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盡焉乃不能命三子而使告之耶此從大夫之後向是背後語見吾為大夫且不敢不

味煩說得低細蘊藉不明露君反聽命三子意方合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

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

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孔子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

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試君之賊人得而計之○夫子此告難以敬君命亦冀三子或有萬一之從非徒空行便了此從大夫之後向是當面說他吾為告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魯大夫且不敢不告而況在位執政者乎是警詞○張天二兩不敢要說得激切見深然庶庶不敢養奸不

聽意

勿欺章全○此章以誠直二字為骨勿欺誠也犯跟勿欺說所謂本誠以行直也兩句事說不平以勿欺為主而誠包得明合明與誠方是不欺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是直言正詞雖觸怒而弗恤意○范氏曰犯非乎

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觀不能諫伐顯更犯亦非子路以常人觀之欺其君者奸臣也犯其君者

明惟恐言之不足取信往往張大其詞而後之事實未必如此人之所謂犯聖人之所謂欺也無論君一核實將盡疑聲臣而十言不

信即幸而見聽而自問其心豪無實據能不內愧於心與故子路問事君而告之曰事君者不獻之君未證之己必已有立誠之素

志而不欺於平時必事有灼見之源流而不欺於當機積誠之感不徒尚乎犯矣然後過君有過犯顏諫諫則言一出而君必信之非信

之於其犯而信之於其勿欺也蓋與其危言而激君之耳無益忠信而入君之心與其危言而東君之躬無益信言而固君之志有不欺

之素而不必用犯矣有不欺之素而始可用犯矣若不然國人不忍欺親而忍於欺君不敢欺天而敢於欺君忠臣事君與事親事夫無

見理不明還其意見以嘗試於父兄之前非所以事君也○犯謂犯顏諫爭是直言正詞雖觸怒而弗恤意○范氏曰犯非乎

也字一住而字一轉如藕斷絲連勿欺誠就手時言犯專就君有過時說勿欺非專為犯地犯時雖不得勿欺不是勿欺定要犯亦不

此見聖賢之相交以心而能言之便足嘉也以心字為主蓋聖賢之學所重者治心之密耳夫子假年學易期無大過伯玉寡過之思適與之契夫子憂不善不能改伯玉未能之意又與之合此是異地神交處却較使者一言道破便是知己面談使乎重數正為其道着相知處也須從孔子身上將寡過未能提出在前則與使者一對便有水乳之合矣

寡過句量重伯玉之賢在此夫子所契亦在此題中之實際固須透而使人能傳兩下神情題中虛隆又須透一入題後寫伯玉寫孔子首手莫及焉有閒筆寫寡過未能一涉理學而三人門戶又寬矣惟於起處預契寡過發透二此下竟寫四層敘述處處將此意插入方好而揭過斗又云寡過句雖重然以敘事體行題正不必另拈作議論徐果亭亦云通章敘事也逐句敘來位置天然時手必只講寡過與賜也何如節只講瑚璉漆雕開節只講未信皆足發哂故開聖言照題四層寫去但橫擔題自應重在中間能看重寡過句而於前後文又迴抱有情則兩得矣

伯玉句此使非僕隸之謂如子華為夫子便可見此一使或在初去衛之後或在再去衛之後或在三去衛之後俱未可知全要闡照下文作描寫之筆并洗盡金蘭套話方佳不知使為何人觀其為伯玉使及其使於孔子而其人可知

何為句是問其近日何所修為以聖賢進修一日有一日工夫也至其從前所為自不待問亦不就事為說是欲探其用心也但亦不啻指定心上學問總之為字非淺語何字非疑詞聖賢以道相勉無非考道之心也

寡過句是伯玉意中事是使者口中語此句作一

子夫孔子之處何地也而可漫使所使者蘧伯玉之使人也伯玉又豈

且漫使人者哉。臣伏有使乎之根在往。冀聖古人使人不盡是奴

子夫孔子之處何地也而可漫使所使者遂佐王之使人也佐王又豈漫使

臣伏有餽乎之相在行與聖古人餽人不盡是如

子夫孔子之處何地也而可漫使所使者遂伯王之使人也伯王又豈漫使人者哉伯伏有使乎之根在往翼聖古人

可知後力能
而太子生人

必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此是前函推論郭水客天下

有二三靜存之思有應用之思天下之位亦有二三不遇之名
有二三變通之位以止之則艮之外象然也貼學錄不出無